





文庫 11  
D 292  
93

御田泉文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出書表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筭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列傳

010190562617



詰俊卿唯唯摧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  
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  
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  
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  
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  
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  
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  
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  
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  
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掊剋且拒命不分戍二  
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  
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讒  
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  
友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  
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  
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  
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



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  
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  
議俊卿奏和戎本非不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  
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疆  
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  
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  
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  
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  
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  
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  
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去血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  
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  
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  
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  
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  
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  
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  
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  
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恩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



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  
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  
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  
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  
自効疏再上上悟卽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稽  
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臬  
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旣竄太學諸生伏闕下  
乞召浚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  
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  
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  
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  
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  
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  
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  
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  
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  
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  
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  
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  
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



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  
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  
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  
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  
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  
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  
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卽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  
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  
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治工卽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  
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  
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  
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  
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  
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  
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  
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  
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



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  
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  
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  
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旣而以內諸  
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  
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  
令之大如三衛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  
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  
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較中外惶惑恐小人以  
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  
院事劉琪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旣退手詔除琪端明殿  
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具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  
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琪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卽位以  
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  
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琪帥江  
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  
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  
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



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孤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會觀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



鴛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  
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  
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  
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旣去允文卒遣使終不  
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  
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  
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  
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  
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  
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  
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  
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  
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  
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纜一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  
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旣長侍從  
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必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悉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



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  
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  
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  
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  
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  
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  
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  
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  
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  
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  
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  
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  
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  
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  
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  
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  
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  
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



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閩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矢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

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象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王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



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郤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總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



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微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特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途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蓄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

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誅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任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



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  
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  
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  
使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  
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  
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  
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  
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  
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

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  
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  
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  
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  
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  
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  
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  
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



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真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王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爲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黃鵠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



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沃兵凡萬人減緡錢  
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  
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  
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  
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  
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  
遮巴以刷軍中人爲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  
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  
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輦人王嗣  
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

時印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劔倅獻羨錢五  
萬郤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  
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  
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  
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  
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  
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爲  
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



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  
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  
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  
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  
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  
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  
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  
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  
臺評云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  
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  
抑上書入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  
錫入見金主塔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  
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  
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  
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  
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  
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  
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  
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旣而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



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竟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六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間允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旣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



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  
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  
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  
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  
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  
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  
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  
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  
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  
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

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  
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  
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爲陷建州  
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遇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  
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  
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  
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次膺  
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承而陣  
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



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願敕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後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救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悞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薨敘兩官次膺劾仲薨奴事朱勔投拜金會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喚造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



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  
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  
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  
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弊之漸求  
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眾數  
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  
卿以將毋爲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  
名異恩卒歲當召旣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  
檜欲陷之卽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  
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  
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  
茶陵爲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  
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  
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脩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  
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遠欲屈已稱藩  
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嬰趨和謬以  
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  
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



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荅闋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卽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勿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

要知轉運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間卿於彊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嬖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畝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躉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



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  
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  
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  
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  
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  
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  
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  
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  
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  
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桂吏議爲政貴  
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爲  
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  
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  
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  
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  
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  
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  
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  
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澁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



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銀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內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



全建炎末爲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伯平讞直寬士大夫存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



初論不變九月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  
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  
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  
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  
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  
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  
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  
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斷  
衰二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  
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  
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二劉實獨當淮東將  
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  
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  
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  
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  
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  
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  
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後卿振職奏權  
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  
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  
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  
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  
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太  
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  
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  
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  
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  
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卽立葛王褒  
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  
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  
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卽位命兼樞密使  
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



扈從回卽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卽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卽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予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卽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諡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偉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王亮死衆皆



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爲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卽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爲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爲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



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  
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  
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  
射爲左右丞相拜克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  
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  
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爲已憂旣得舜固宜甚樂允  
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旣罷相克家  
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  
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  
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  
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陞辭上以治效爲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  
旣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  
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弋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  
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  
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  
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爲之垂涕  
贈少師諡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  
峻整及第政府眷寵尤渥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



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  
沅州用万俟卨薦爲祕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  
監司待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  
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  
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宮  
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  
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  
年今日何爲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櫛里疾墓未嘗  
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塚界內不許開故合祈願遷

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  
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  
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闕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  
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  
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  
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  
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闔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



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  
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  
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  
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  
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  
萬人屯京襄以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  
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偕至襄  
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  
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夢擁  
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  
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  
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  
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  
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  
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  
入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卽位銳  
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  
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沃壤荆  
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爲度  
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



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  
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  
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  
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  
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  
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  
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  
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  
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侗控  
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旣失兩郡侗復內徙敵屯新野相  
距百里爾臣今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  
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  
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  
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爲殿中日  
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  
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  
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  
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爲



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授會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鉅異已者義問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



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卽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聞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



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  
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  
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  
論參已見爲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  
有密旨欲令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  
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  
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邊事  
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  
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爲廣  
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  
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  
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  
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  
六邑以貴溪爲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  
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  
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  
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



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顥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爲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爲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顥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



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  
樞府乃上章攻顯云顯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  
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顯乞下吏辯  
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  
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  
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  
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  
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  
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

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  
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顯  
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  
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  
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  
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  
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  
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  
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



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顥引漢故事上印綬提  
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  
學士致仕贈特進諡正簡顥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  
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  
名捕甚急顥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顥曰  
以獲罪固所願也卽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  
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  
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  
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  
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  
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卽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  
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  
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  
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  
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卽  
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  
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  
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



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焜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許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焜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一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卽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



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竇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旣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愨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



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嗣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



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邨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赴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上特召復令調陳邨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邨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巖以說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邨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邨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



邨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  
命邨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邨勸上專  
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  
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  
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祚宗法度薦進人物博  
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  
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邨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  
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  
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邨曰崇大體而簡細務  
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

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  
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  
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  
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  
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  
日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  
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  
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  
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



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  
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  
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  
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  
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  
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瀆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  
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  
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  
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  
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  
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  
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  
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  
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  
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  
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  
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  
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  
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



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  
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  
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  
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  
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  
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  
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  
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  
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  
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劾刑  
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  
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  
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  
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  
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  
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  
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  
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說遂  
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



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承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參議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令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

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書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  
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  
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  
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  
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  
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  
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  
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

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  
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  
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謚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  
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  
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  
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  
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  
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  
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



宋史卷三十五 列傳 十一  
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  
葵曰陛下卽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  
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  
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過而  
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  
奇張浚議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  
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  
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  
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  
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  
葵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  
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  
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  
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  
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  
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卽奏爲起居郎  
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  
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十五

列傳

十一



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旣絀葵以  
附檜落職主管王隆觀復置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  
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  
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  
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  
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  
經傳語可諛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  
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  
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  
驟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

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下朝乞  
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  
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  
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  
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  
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  
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  
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  
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孝宗色



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  
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  
機也蔡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  
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蔡始  
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  
速蔡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  
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蔡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  
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  
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  
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  
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工次  
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蔡言春秋殿鼠食牛角免郊況  
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  
蔡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  
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  
月斃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  
累贈太傅蔡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斃也幼子與  
孫尚未命平生學問不泯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  
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諡賜諡



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旣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白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旣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竝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  
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  
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  
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  
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  
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  
點復奏臣敢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  
日往來胷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  
歲終稽考法及是立計臣有喜爲督促者乞不待歲終  
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  
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  
更之不速卽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  
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  
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卽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  
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  
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  
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  
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  
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太學每有除授



必列陳之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  
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  
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  
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  
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藥八卷東宮講議五  
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爲廣西轉運使  
知儂知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  
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  
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  
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  
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旣  
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  
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  
持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  
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  
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  
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  
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



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  
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  
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  
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  
抃之族叔杲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  
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  
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  
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  
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  
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賊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  
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  
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資往往捕農民  
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為用  
從之夔帥李景享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  
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  
雄密奏燧誤聽景享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  
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享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  
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  
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  
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雖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



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美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朶土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燧密籍姓名涅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爲請諸朝發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

兼國子祭酒九年爲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閣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債師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令或竟令注授旣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需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



權監修國史曰曆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  
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開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  
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  
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  
殊可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爲南安簿  
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  
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

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以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  
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  
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  
爲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  
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  
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  
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  
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  
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



珂爲可惜竟寢其諡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  
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  
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  
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  
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  
曰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卽家居  
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  
府自以不爲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旣  
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卽番山之址建學  
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茂良之城東  
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  
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菽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召對崇  
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  
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  
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  
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  
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  
之功召對奏演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嗷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



雖驅之爲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卽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只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

他日上獎論曰淮南旱荒民無飢色卿之力也湖州守

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覲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



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折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及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葦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卽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



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  
後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  
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  
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  
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  
此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  
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  
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不附  
秦檜而與龔夬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  
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  
謂不幸矣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珙 王蘭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



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問珙  
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  
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緝閱與吏辨吏無得  
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  
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  
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  
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  
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珙不  
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爲浚所知  
此特爲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  
張公珙曰其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  
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  
没入王繼先第爲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爲督府掾詔從  
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  
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  
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  
曰擅與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  
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  
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  
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



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琪諭  
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  
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  
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  
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  
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  
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  
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  
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上  
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

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  
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  
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  
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琪進言曰陛下誠  
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  
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龍大淵曾覲旣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琪言  
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諫耳厚賜之可也若  
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



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  
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琪請曰此人名位  
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  
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  
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琪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琪時  
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  
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曰卿雖  
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  
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  
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  
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  
事荆襄安撫使琪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  
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  
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  
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服闕  
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  
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  
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琪奏曰象之用於郊祀  
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



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藉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糴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佞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旣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爲國報雪讐耻爲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



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  
哭相與祠之者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  
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  
學藺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  
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  
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  
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  
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

御史一月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

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  
來上藺卽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途非疑天下士退  
卽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  
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  
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  
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  
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  
卿者可舉數人卽奏舉潘時鄭矯林大中等八人乞擢  
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叅知政事光  
宗卽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叅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



政蘭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  
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爲不可因應詔上  
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  
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  
卽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蘭盡言無  
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  
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  
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  
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

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千祿老於韋布  
自科舉後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  
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  
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爲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  
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  
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  
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  
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  
勸功乞爲之限制遂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



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  
臨安官田僅爲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  
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閤門  
祇候祖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  
右文殿脩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脩撰祖舜言脩撰  
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  
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熈卒贈  
太傅祖舜言熈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追  
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  
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鈞有

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鈞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  
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于官諡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温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建  
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而歸  
閱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  
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  
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  
其子棊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爲累息大寶  
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  
何大寶不爲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



百非懋遷之地月輪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  
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  
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  
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  
與內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  
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  
錢無定名數吏緣爲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  
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  
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椿爲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  
戶部詳其奏置於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

有峻嶺曰蔡岡藁薄蔽翳山石學確盜乘間剽劫大寶

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挾數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  
廣東刑獄孝宗卽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  
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  
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俛恢復國論未定衆  
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  
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  
節制坐視方城之敗䟽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  
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  
寬歲月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



言洵洵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  
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  
於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  
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  
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  
侍郎胡銓爲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等大寶相繼引  
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  
論湯思退太早令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論  
之曰太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  
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  
寶尋請致仕督府旣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  
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實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  
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  
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  
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閻安中欲  
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  
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錄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  
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剛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



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尤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衙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爲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迺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



欽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  
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  
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  
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  
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  
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  
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  
剝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  
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  
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  
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  
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  
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  
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禱將經理存中議遂格  
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  
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  
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  
高貲爲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  
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覲



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觀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覲並除知閣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爲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卽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卽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卽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

鄧舊人李珂權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

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夫宰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倉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膺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書



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陛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爲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與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爲中司時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爲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寔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



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  
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特吳璘累官闕至大帥其下姚  
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  
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  
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  
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  
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  
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臘書抵張正彥濟  
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  
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嘗曰身督戰而功成  
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  
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  
佐目使願指內外響應諸六遣使臣困絕不能自存剛  
中以爲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并棄於既老之後悉召  
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瘞  
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  
田歲久於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  
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齊學禮殿東漢  
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頽圯屬九縣繕  
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



賢殫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爲妖殺蛇鯨之孝宗受禪以官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准有旨趣剛中人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爲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建炎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此去蜀父老避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我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放酒家業爲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泳怒戒吏煨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



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  
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  
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  
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旣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  
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  
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太怒曰自爲諫官  
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  
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  
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  
張斌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

悅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械所以敢直言  
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逾於汝心  
必求諸道上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  
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官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內外  
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  
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  
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  
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  
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  
靡不然則矯激宜擇薦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



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不言多沽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况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途浮費甚悉上嘉納

馬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又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親進冀僥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



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  
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  
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  
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  
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搞師降旨發左藏封椿  
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  
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椿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  
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  
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  
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叅知政事病羸艱  
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  
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鑄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  
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  
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  
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  
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  
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  
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  
郎官言者論其超躡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



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刑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人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壘石築防置堤闕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所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人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



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  
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  
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  
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  
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  
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  
時至成大人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  
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  
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  
人多以爲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  
三寸爲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  
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羗兩犯  
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蜀將  
兵外脩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  
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  
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  
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  
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  
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  
以獻卽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二萬本民兵也監司郡



守維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具其不可  
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  
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  
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  
拜叅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  
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  
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  
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  
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素有大名尤工於詩

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  
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迫屬續以未雪讐耻爲深恨王藺  
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踪  
大寶獨從之游逮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  
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  
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  
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  
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奪楊愿恩  
禡秦熺秩誅檜惡於旣死彥穎論事激烈披忠蓋直氣



亦可尚已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以太學生試春官

第二詔循故事 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

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列傳

一



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  
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爲太學國子博士樞  
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  
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  
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爲謀上矍然洽  
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母輕易以玩寇寇擾  
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祕  
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  
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諫爭朝政有闕所當盡言上亦  
以爲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  
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  
法宮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海歲荒歉之由必  
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虔  
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  
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  
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  
地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  
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  
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旦  
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擲摭細故



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肄武洽因  
風諫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  
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  
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爲萬世臣子  
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  
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  
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  
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  
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  
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  
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  
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疆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  
役流有旨具議洽曰疆盜異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  
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  
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除叅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  
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  
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  
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  
三  
屢乞歸田尋昇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  
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  
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慶元  
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  
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七月薨年七  
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  
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  
書且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  
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

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  
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  
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  
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應辰答以爲治之  
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爲老  
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  
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  
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卽除  
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  
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



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擢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擢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卽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爲祕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諸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弊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方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習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  
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  
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  
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  
曰惟公兩登土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  
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  
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  
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臺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  
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  
乃公微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

張浚鼎旣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  
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  
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旣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  
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  
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  
供十三萬繕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  
諸邑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室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內  
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  
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  
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



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濯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旣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心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備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擘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



却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  
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  
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  
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  
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  
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  
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陞辭特降詔  
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  
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  
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  
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  
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  
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  
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  
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爲減而陰實  
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爲六  
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  
賜多矣玠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爲天下冠既老且病應  
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



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宜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絲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縣劔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盜害及旁郡卽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



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卽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羣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旣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王歸諧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



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  
張拭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  
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慾窒剛制皆克  
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  
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  
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大學主司異其文  
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封策中有陳朝政切直  
者並宣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

禮書如秦皇傳行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  
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旣  
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  
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  
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  
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  
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  
乎願陛下正身以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  
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  
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



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  
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  
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  
召爲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  
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  
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斃一主生曷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  
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  
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  
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

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  
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  
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  
爲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  
爲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满  
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  
以爲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  
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  
之監諂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  
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



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  
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  
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  
雪交作十朋以爲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  
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太宗正  
丞亟詣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  
金陵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  
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  
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  
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  
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  
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  
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  
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  
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  
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  
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  
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  
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



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如勦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誑彰聞亦何頗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旣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



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蠶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上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劔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西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慶州饒民走詣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

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卽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劔貢闈又爲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及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卽霽凡禱必應其至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  
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  
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  
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諡曰忠文  
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  
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  
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  
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  
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  
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  
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  
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  
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脩德痛自  
悔咎迨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  
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  
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  
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薨上疏勸親征車駕至  
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



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  
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  
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意歸之人非爲國計臣  
恐回鑿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  
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  
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  
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卽位陞陳裴  
均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  
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有  
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  
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  
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支移  
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  
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  
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  
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  
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  
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  
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  
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



平州造冊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文

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

橫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答

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

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爲檢法官

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

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

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

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

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

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

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



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杅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杅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尋悟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柰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杅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亦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太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



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撲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穉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旣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旣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

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閣門王朴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顯旣抵罪置閔與朴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召爲太子詹事旣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



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莘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

上書論彗蓋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爲首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大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歛前一日宰相傳旨問舍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



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  
遷祕書丞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  
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  
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  
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爲然俊卿輩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  
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  
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  
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  
侍從謀議國事申救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  
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  
介冑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  
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  
莘老以聞升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  
及嫚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  
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  
殺富鄭公之誦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  
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淳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  
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亟輦重  
寶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



其樂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  
髡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色曰有恩無威有賞  
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  
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  
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項  
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  
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  
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  
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  
宋行高宗聞其清脩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  
卿出蜀卽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  
官中都又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  
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  
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  
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  
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  
是脩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  
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  
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樞密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  
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



西還觀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爲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脩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旣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謹譁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秦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



人二年四月復爲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  
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  
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  
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卽拜本部尚書升侍  
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  
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羸縮以紀氣朔  
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  
豐財之術執羔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  
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  
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爲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  
爲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  
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  
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  
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爲朕言者卽詔  
從之充安恭皇后菽宮按行使日與闈人接卒事未嘗  
交一談闈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  
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  
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  
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



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學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聞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爲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旣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濯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

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旣而悔之改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爲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



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  
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  
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  
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  
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  
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太  
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有薦  
于朝者召除太學正兼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薦除監  
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爲福  
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明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  
捐內帑以舒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  
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  
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  
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  
萬遂不可爲國乎旣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  
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當使不越千  
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



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  
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  
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爲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  
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航舟招蕃賈貿易寶貨糜  
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  
以維持紀綱保全威晚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  
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  
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  
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  
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  
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  
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  
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  
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  
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  
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  
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  
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  
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  
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



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  
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視不足  
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  
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  
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  
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予以魁多士同年皆見  
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  
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

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  
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  
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  
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  
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  
觀以歸孝宗卽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  
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  
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爲湯思退所厚御  
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  
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



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幾宰相召爲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卽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爲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棟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爲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

乃徐推其爲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卽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貨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爲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爲郡獲罪豪民爲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疆禦豈易得邪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貨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



賤糴濕惡隱尅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管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水柵聽太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



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趣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謹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諛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祕閣脩撰寵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爲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脩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特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



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  
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  
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  
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  
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  
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  
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  
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  
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

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  
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救所在州賜錢三十萬  
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  
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  
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  
痛心疾首今天意旣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  
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  
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  
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  
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



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爲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卽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橐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



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  
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  
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  
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  
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  
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部轉右司以  
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  
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  
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

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給省餉饋東作方興  
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  
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黷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  
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  
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  
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  
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  
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  
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  
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覲



以藩邸舊恩除知閣門事張震劉琪周必大相繼繳回  
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  
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柳  
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  
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元年冬召爲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兼  
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  
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  
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奏七司法自紹  
興十三年纂脩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闕時不無抵牾望

令枚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條當革不  
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  
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出爲徽猷  
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  
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  
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  
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  
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  
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  
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爲學所得者如此諡獻



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羣爲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旣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巨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

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歛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祕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旣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



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  
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  
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譏已劾文若狂誕出  
知邵州上屢爲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州  
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  
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令餘于嘗  
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  
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  
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  
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  
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  
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  
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  
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  
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  
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  
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  
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  
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



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  
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  
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爲江淮宣  
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  
學士院同羣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  
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旣書黃因過周必大  
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  
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稱  
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  
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

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  
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  
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  
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  
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  
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  
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  
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  
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



隆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歛迹於是以餘暇力學燾耻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廟典故尤悉力研覈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溪爲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歛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頌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

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母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



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  
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五年  
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子屋  
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  
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  
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  
脩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屋塾習  
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屋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  
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  
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  
轉運副使陞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  
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旣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  
十八上命之條畫旣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  
坊備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  
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  
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  
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  
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  
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  
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



市叙州羈縻馬母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蕪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繫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爲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脩撰燾爲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爲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鳩尾有司旋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



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  
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  
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  
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特舉行屋既中  
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  
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憎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  
切每集議眾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  
其次子孰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屋偶考上舍試卷  
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屋罷燾亦知常德  
府初政和未遑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暮八開邊

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  
燾為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  
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  
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  
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  
舉興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  
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  
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  
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  
五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



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  
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卽位二十  
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卽戎者  
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  
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  
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  
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旣脩天應乃至  
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  
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  
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

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  
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  
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  
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  
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  
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  
政卽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  
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  
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  
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蓋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



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草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  
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天所恨報國  
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  
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  
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  
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  
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  
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  
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  
稟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

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  
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  
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  
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  
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  
表合爲四十一卷諡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廔至塾  
壁廩著作郎至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廩皆執政別有  
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爲  
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方止汎使懼開慶



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燔陳橐以呈身  
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闈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  
高孝之世李燾恥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  
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  
疑傳信之法然歟



